性理大中

性理大中卷之七

錢塘應撝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儒紀

陽明王子

王子名守仁字伯安父華成化辛丑狀元及第先生以成化八年壬辰九月丁亥生十一歲隨任之京師即以能詩稱少頗不覊然已有作聖賢志

撝謙曰舊傳有緋玉之異夢聖胎之妖說今去之

十三歲喪母。十五出遊居庸三關。詢諸夷種落。與備禦策。逐騎射。雖天性好兵。亦少所聞見然也。欲上書於朝。父龍山公斥之爲狂。乃止。年十七。歸越。就聘洪都。學書法。

先生後讀明道先生書曰。吾作字甚敬。非是要字好。卽此是學。既非要字好。又何學也。乃知古人隨時隨事。只在心上學。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與學者論格物。多舉此爲証。

明年季冬。以夫人諸氏歸姚。舟至廣信。謁婁一齋諒。

語宋儒格物之學謂聖人必可學而至遂深契之又明年與從弟輩肄業於家先生和易善謔一日悔之端坐省言諸子未信先生正色曰吾昔放逸今知過矣自是諸子漸戢弘治二年先生年二十一舉浙江鄉試是年欲爲朱子格物之學不得其方取亭前竹格之七日不得勞思致疾而止

傳習錄曰衆人只說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說去用我着實曾用來初年與錢友論要做聖賢要格天下之物因指亭前一竹令格之錢子蚤夜

思之。三日勞神致疾。當初只說他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窮格。七日亦勞思致疾。遂相與嘆聖賢是做不得的。及在夷三年。頗見得此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無可格者。

撝謙曰。所謂格物者。非格一物。能盡通天下之理也。非窮日之力。可以盡通一物之理也。非舍至大之事不理。而殫慮以求明微小之物也。非專恃一已之心思。而不取驗於詩書。求助於指示也。然則先儒格竹之法。亦不過識其某時生。某時長。某時

節。壯某時解籜。其生感雷。不旬日而成竿。其中虛。其外堅。其內翳白。而理存乎其中矣。孔子廣八卦。震爲蒼莨竹。色青。象東方也。上榦岐枝下根連茹。節實榦虛。震下一陽。上二陰也。造化生成之妙。自然有理。苟物物至前者。大略留心好學。積累之後。一朝通貫。豈無益於性命。若一時躁進。求通一物。數日不得。決然去之。中和之人。固不然也。况朱子之言曰。格物之論。伊川意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須有緩急先後之序。如今爲學。而不

窮天理。明人倫。論聖言。通世故。乃兀然用心於一草木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嗚呼。此晦菴之教也。先生有志格物。不求碩師。又不詳攷朱子之說。不過入門之誤。而以此之故。遂欲廢天下之格物。甚矣。

兩試不第。曰世以不得第為耻。吾以不得第動心為耻。丁巳在京師。學兵法。毎遇賓宴。嘗聚果核列陣勢為戲。二十七歲。自念辭章藝能。不足以通至道。求師友於天下。又不數遇。心持惶惑。

此時惜不親遇程朱也。

一日讀晦翁上宋寧宗䟽。謂讀書在循序致精。乃悔前日探討雖博。而未嘗循序以致精。宜無所得。又循其序。思得漸漬洽浹。然物理吾心。終若判而爲二也。沉鬱既久。舊疾復作。聞道士談養生。遂有遺世入山之志。

此時先生功力。比初一番稍沉靜矣。蓋先生生於富貴。賓朋滿座。自少騎射學兵。心氣發越而不沉斂。雖欲窮理而未有數年閉帷。又未得明辨師友。

宜乎不耐沉鬱以至於爽。宜如聖人之教。寬以居之。不宜咎先儒立教之誤也。况文公之跡。本爲侍講勸學而發。曰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致精之本。又在於居敬而持志。蓋宋時經筵一月不過講數次。而暑寒又罷講。所講之說。前後不相接。故文公有循序致精之論。而其本又歸於持志。必使終日儼然。不爲物欲之所侵亂。則先生後日所謂持志。如護痛者。不過祖述先儒之言。而豈得謂朱

子立教之偏哉

次年舉進士時有星變下詔求言疏陳邊務八事辛酉奉命審錄江北多所平反事竣遊九華見道者又遇釋氏後再訪不遇有會心人遠之歎壬戌復命京中舊遊多尚聲名學古詩先生歎曰吾焉能以有限精神爲無用之虛文也告病歸越築室陽明洞中行導引術又屏去已而靜久思離世遠遁念祖母與龍山公在因循未决久之歎曰此念生於孩提此念可去是滅性矣於是復思用世往來南屏諸刹有僧稱

三年不語不視。先生以術喝之。起視。問其家有母在。問曰。起念否。對曰。不能不起。先生卽指愛親本性諭之。僧涕泣卽去。

擕謙曰。先生此時非此一善念之發。必歸仙佛矣。

此僧非此一善念之發。必不聽先生之教矣。

弘治十有七年甲子。主山東鄉試。有佛老害道錄於聖學不明之問。九月改兵部武選淸吏司主事。時學者溺於辭章記誦。不復知有身心之學。先生首倡言之。使人先立必爲聖人之志。聞者漸覺興起。有願執

贄及門者。年三十四。乃專志授徒講學。與甘泉湛若水。共以倡明聖學為事。丙寅。正德初元。奄瑾竊柄。南京科道戴銑薄彥徽等。以諫忤旨。逮繫詔獄。先生首抗疏救之。其言。君仁臣直。銑等以言為責。其言如善。自宜嘉納。如其未善。亦宜包容。以開忠讜之路。乃今赫然下令。遠事拘囚。在陛下不過少示懲創。非有意怒絕之也。下民無知。妄生疑懼。臣切惜之。自是而後。雖有上關宗社危疑不測之事。陛下孰從而聞之。陛下聰明超絕。苟念及此。寧不寒心。伏願追收前旨。倲

銑等仍舊供職攄大公無我之仁明改過不吝之勇

聖德昭布遠邇臣民胥悅豈不休哉疏入亦下詔獄已而廷杖四十既絶復甦謫貴州龍場驛驛丞至錢塘瑾遣人隨偵懼不免托言投江附商舟遊舟山遇颶風大作一日夜至閩界遇一人爲筮得明夷遂决棄返題詩寺壁曰險夷原不滯胸中何異浮雲過太空夜靜海濤三萬里月明飛錫下天風

撝謙曰是時先生講學旣謂聖學不明繇於佛老飛錫之語胡爲乎來似竟以禪僧自居矣

取間道由武夷歸。從鄱陽往南都省父。十二月。返錢塘。赴龍場驛。是時先生妹壻徐愛納贄北面。奮然志學。次年春。至貴陽龍場。在貴州西北。萬山叢棘。蛇虺蠱瘴之與居。夷人鴃舌語不可通。可通語者皆中州亡命。舊無室屋。始教之範土架木以居。時瑾憾未已。先生自計得失榮辱不以關心。唯生死一事未免在慮。爲石墎以自誓。日夜端居澄默以俟命。

撝謙曰。從古聖賢得力。皆在懸崖斷索之際。

從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飼之。又恐其抑鬱。則與

歌詩不悅。復調越曲。雜以詼笑。以庶幾其忘於疾病夷翟患難。

撝謙曰。此先生之舊習。未免復發於此。

因思聖人處此。更有何道。

觀孔子處陳蔡可見。

忽中夜悟格物致知之旨。不覺呼躍。從者皆驚。

撝謙曰。果使聖人真悟。亦不大驚小怪。

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

乃以默記五經之言。皆以此意貫之。著五經臆說。

撝謙曰人苟悉心內求莫不有所開悟但其所悟未必竟徹聖人之道耳以先生為無所悟則不可謂悟而無誤亦不可以撝謙自觀之平生得力處多是着述處也○仰觀天文俯察地理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此聖人之親筆也豈得謂天下之物無可格者吾性之德仁義禮智具足於天命然其未發也止如桃梅之核含有生氣而已非天之雨露地之滋息人之灌溉則莫能生長

居久夷人亦日來親狎構龍岡書院及賓賓堂何陋軒君子亭玩易窩以居之水西安宣慰饋米肉給使令既又重以金帛鞍馬俱辭不受始朝廷議設衛於水西既置城已而中止驛傳尚存安惡據其腹心欲去之以問先生遺書止之且申朝廷威信令甲議遂寢又宋氏有寇叛先生諷安討平之民賴以寧明年己巳席元山書提督學政與先生往復有合遂與毛憲副脩葺書院率貴陽諸生以師禮事之始論知行合一

後徐愛問今人已知父當孝兄當弟矣廼不能孝弟知與行分明兩事先生曰此被私欲隔斷耳非本體也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人復本體故大學指出眞知行以示人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夫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色時已是好矣非見後而始立心去好也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臭時已是惡矣非聞後而始立心去惡也又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此便是知行之本體愛曰古人

分知行爲二。恐是要人用功有分曉否。先生曰此正失却古人宗旨。某嘗說知是行之主意。行實知之功夫。知是行之始。行實知之成。已可理會矣。古人立言。所以分知行爲二者緣世間有一種人懵懵然任意去做。全不解思維省察。是之謂冥行妄作。所以必說知而後行無謬。又有一種人茫茫然懸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實躬行。是之謂揣摹影響。所以必說行而後知始眞。此是古人不得已之教。若見得時。一言足矣。今人却以爲必先知。然後能

行且講習討論以求知俟知得眞時方去行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其今說知行合一使學者自求本體庶無支離決裂之病

撝謙曰先生之時見講習討論者多力行者少故說知行合一其實重在行於今之時舍利祿所在未有肯講習討論者間有一二不求利祿者便謂吾性自足何必求學於古人何必求問於今人祇守虛靈之本體草記先儒之語錄則聖學精微示無知日爲今之說必當知行並進蓋不行之人譬

如孩子不識路者只肯在家其失將至長大不識牛馬不知而妄行之人纔出門便迷南北被人誘去將來不識父母矣古人分知行爲二乃是正教又何不得已乎且既是不得已便是不可已也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然則聖人之多聞多見正爲畜德非徒即欲施行買貨入門急求買主非學也良賈善積蓄今日之所收未即是急需然至用得着處千金難買即如論語前四章當時可行道千乘之國未必便有國可道亦須知了

孝經稱孝始於事親當時可行中於事君未必便有君可事亦須知了此處須説不得即知即行故繫辭首章以乾屬知屬德坤屬行屬業孟子以聖屬力屬至知屬巧屬中確不可混也原先生之意只以常覺爲主説知行爲一方得吃緊昔邵子詩曰聖人吃緊些兒事明道曰道理平鋪着何用如此易文言説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先着一句寬以居之而後曰仁以行之正謂一吃緊了便探討不得必有先生沉鬱致疾之患矣

庚午陞廬陵知縣為政不事威刑。惟以開導人心為本。蒞任首詢里役有訟者。不即聽。稽國初舊制愼選里正三老。坐申明亭。使之委曲勸諭有涕泣悔過而歸者。在縣七閱月。遞告示十有六大抵慰父老使教子弟毋令蕩僻。城中失火。因使闢火巷定水次兌運。絕鎭守橫征杜神會之借辦。立保甲以弭盜。清驛遞以延賓旅。

寄書貴陽諸生曰。前在寺中所云靜坐。非欲坐禪入定也。蓋因吾輩平日為事物紛拏。未知為己欲

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功夫耳

冬入覲陞南京刑部四川淸吏司主事。

與黄綰應良論學言學者欲爲聖人必須廓淸心體使纖翳不留眞性始見方有操持涵養之地又曰好易惡難便流入禪釋去也。○按錢德洪訖曰先生立教皆經實踐故所言懇篤若此自揭良知宗旨後吾黨又覺領悟太易認虛見爲眞得無復向裏着已之功矣故吾黨穎悟承速者往往多無成甚可憂也

辛未。調吏部驗封司主事。是歲王輿菴徐成之有朱陸之辨。先生以書解之。成之謂先生含糊兩解。若有以陰助輿菴而爲之地。先生荅之曰。輿菴是象山而謂其專以尊德性爲主。今觀象山文集所載。未嘗不教其徒讀書。自謂理會文字頗與人異者。則其意實欲體之於身。其亟所稱述以誨人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克己復禮。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曰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是數言者。孔子孟軻之

言也烏在其爲空虛乎獨其易簡覺悟之說頗爲當時所疑然易簡之說出於繫辭覺悟之說雖有同於釋氏然釋氏之說亦自有同於吾儒而不害其爲異者惟在於幾微毫忽之間而已亦何必諱於其同而遂不敢以言狃於其異而遂不以察之乎是輿菴之是象山固未盡其所以是也

撝謙曰嘗讀先生此書而疑之以爲釋氏之與吾儒一主寂滅一主中和一以天地之生皆緣於妄一以天地之生皆緣於誠其五倫之大人道之所

絲以立者旣已判若黑白而先生以爲其異在幾微毫忽之間其故何也及見傳習錄則其語曰仙家說到虛聖人豈能虛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說到無聖人豈能無上加得一毫有但仙家說虛從養生上來佛氏說無從出離生死苦海上來却於本體上加這些子意思在便不是虛無的本色了聖人更不着些子良知之虛便是天之太虛良知之無便是太虛之無然後知陽明所謂異在幾微者其病蓋在此也先生以佛氏老氏皆不能虛無而

以聖人爲虛無之至試問先生佛氏爲自己要脫離生死遂要人一齊脫離生死聖人要自己立達遂要人一齊立達那三月無君皇皇如也之心與佛氏慈悲救物之心孰添些子如此闢佛固所謂口譚東魯而手援西竺異日龍溪以上根大乘佛覺羅漢直筆之於書又何恠乎

吾兄是晦菴而謂其專以道問學爲事然晦菴之言曰居敬窮理曰非存心無以致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

使離於須臾之頃也是其爲言雖未盡瑩亦何嘗不
以尊德性爲事而又烏在其爲支離乎

撝謙曰先生所謂晦菴雖未盡瑩者豈以未爲虛
無之至歟

獨其平日汲汲於訓解雖韓文楚辭陰符參同之屬
亦必與之註釋考辨而論者遂疑玩物

撝謙曰後世闢二氏衞聖道實起韓文而又爲學
者之所傳讀爲之考其誤亦宜楚辭固文公之少
學及其放歸終老不忘朝廷乃念古人惓惓愛君

寓言反覆之深意而一表章之懼後學不知古人之深而以淫辭讀之也陰符文公未有註參同之書有攷異擕謙未知文公所考何如然此書雖與吾儒體用不同而直造易學之精微非後學所易窺也以今日觀之吾人之功誠無暇況及而先儒依仁之後或游於藝以範圍天下才士之心有未可遽疵者至後世失其本旨而濫其末流則先生之規想朱子亦必投筆而從矣

又其心慮學者之躐等而或失於妄作必先之以格

致而無不明然後有以實之於誠正而無所謬世之學者掛一漏萬求之愈煩而失之愈遠至有弊力終身苦其難而卒無所入而遂議其支離不知此乃後世學者之弊而當時晦菴之自爲則亦豈至是乎是吾兄之是晦菴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夫二兄之所信而是者既未盡其所以是則其所疑而非者亦豈盡其所以非乎僕嘗以爲晦菴之與象山雖其所以爲學者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爲聖人之徒今晦菴之學天下童而習之既已入人之深有不容於論辨

者而獨惟象山之學則以其嘗與晦菴之有言而遂籓籬之使若由賜之殊科焉則可矣而遂擯放廢斥若碔砆之與美玉則豈不過甚矣乎故僕嘗欲冒天下之譏以爲象山一暴其說雖以此得罪無恨晦菴之學既已章明於天下而象山猶蒙無實之誣於今且四百年莫有爲之一洗者使晦菴有知將亦不能一日安享於廟廡之間矣此僕之至情終亦必爲兄一吐露者亦何肯漫爲兩解之說以陰助於輿菴巳乎

撝謙曰朱子發揚聖道使盛明於中土固非象山之可得而匹敵然象山之學至陽明而始大亦理勢之自然者以此爲孔子之學則吾未敢信也

爲會試同考試官僚友方獻夫位先生上聞論學執贄事以師禮十月陞文選清吏司員外郎是時甘泉湛若水出使安南先生以序送之畧曰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曾子唯一貫之旨傳之孟軻絕又二千餘年而周程續自是而言益詳道益晦

撝謙曰聖人殁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漢

儒掇遺文於煨燼之餘。功並羲農。昌黎闢佛老而
聖教始尊。周子立誠而聖道始立。程朱表章聖心
於既晦之後。衣被萬世。先生之言非公論也。
孟氏患楊墨。周程之際。釋老大行。今世學者皆知尊
孔孟。賤楊墨。擯釋老。聖人之道若大明於世。然吾從
而求之。聖人不得而見之矣。其能有若墨氏之兼愛
者乎。其能有若楊氏之爲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
清淨自守。釋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楊墨釋老
之思哉。彼於聖人之道異。然猶有自得也。而世之學

者章繪句琢以誇俗詭心色取相餙以僞謂聖人之道勞苦無功非復人之所可爲而徒取辯於言辭之間古之人有終身不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畧自以爲若是亦足矣而聖人之學遂廢則今之所大患者豈非記誦辭章之習而弊之所從來無亦言之太詳析之太精之過歟

撝謙曰正嘉之間實有此弊天生先生以爲救時之藥然平心而論之自晉以氏族淸談取士中州板蕩唐以詩賦取士淫醨成習至宋而士習稍醇

有明一遵文公之教。左道不作。至正嘉之間。文體雅正。士無遊冶。風醇俗樸。雖聖人不作。而忠臣貞士。所在皆有。雖或溺於辭章。而淫辭尚寡。人心未喪。有孔子出焉。一變至道。猶或未遠。今乃導以虛無。其羣聚也。唯以遊山水爲事。不則禪坐而已。以文會友。則遂謂溺於辭章。使周程吟風弄月之言。反爲逸遊宴樂之具。後生小子。莫不厭其誦讀辭章。而喜於放逸。其言語文辭。專求所重而畧其餘說。倒喝逆提。悤遽無序。至於萬曆之末。人盡空疎。

入於制藝者。如隱隱動躍躍露大鑪錘大闔竅與眞精神。時吐露等語。無不發解領狀而去。兵農錢穀。禮樂經史。一切不知。則思我王慶。不勝彼都人士之慕矣。

其幼不學問。陷溺於邪僻者二十年。而始究心於老釋。頼天之靈。因有所覺。始乃沿周程之說求之而若有得焉。

撝謙曰。西晉以來。佛老盛行。聖教晦蝕。明道程子深以此爲慮。謂闢之而後可以入道。自後聖教漸

彰。至正嘉間。凡老釋之說。不許一字入於經文。非
過也。必如此而天下之風俗始一。先生雖亦究心
於老。而其實得力於釋。乃遂欲以所得者爲聖道
吾非謂老釋之教之可除。而稔知其不可以雜聖
道也。
顧一二同志之外。莫予冀也。岌岌乎仆而復興。曉得
甘泉湛子。而後吾之志益堅。毅然若不可遏。則余之
資於甘泉多矣。三月。陞考功司郎中。十二月。陞南京
太僕寺少卿。便道歸省。明年五月。與徐愛諸子觀白

水尋龍溪之源。登杖錫。至雪竇。上千丈巖。自寧波還。十月至滁。滁山水佳勝。先生督馬政。地僻官閒。日與門生遊遨琅琊瀼泉間。月夕則環龍潭而坐者數百人。歌聲振山谷。諸生隨地請正。踴躍歌舞。甲戌。陞南京鴻臚寺卿。及門者甚盛。客有道自滁遊學之士。多放言高論。亦有漸背師教者。先生曰。吾年來欲懲末俗之卑汚。引接學者。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時弊。今見學者漸有流入空虛。爲脫落新奇之論。吾已悔之矣。故南畿論學。只教學者存天理。去人欲。爲省察克治

貢功乙亥在京師疏請告是年祖母岑年九十有六
先生乞歸一見爲訣疏再上辭甚切

撝謙曰五年間政事舊傳無紀

丙子在南京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
等處是時汀漳各郡皆有巨寇尚書王瓊特舉先生
十月歸省至越王思輿語季本曰陽明此行必立事
功曰何以知之曰觸之不動矣正月至贛時贛民多
爲洞賊耳目者軍門一老隸爲甚先生偵知之呼入
臥室使自擇生死隸乃輸情吐實先生許其不死試

所言悉驗乃於城中立十家牌法仍告諭父老使孝弟敦睦南贛地連四省山險林深盜賊盤據向有變當事輒會奏調土軍狼達往返經年糜費鉅萬兵至賊息兵去復發先生乃使四省兵備選勇健募民兵道聞漳寇方熾即移文三省兵備剋期起兵蒞任旬日即進兵次長富村初戰斬獲頗多再戰指揮覃桓縣丞紀鏞死之諸將請調狼兵俟秋再舉先生責以失律使立功自贖議未决先生曰廣東之兵意在倚重狼達土軍然後舉事諸賊亦候吾土兵之集以卜

戰期此正可奮怯為勇變弱為強勝負之算間不容髮於是親率諸道銳卒進屯上杭聲言犒衆退師俟秋再舉選兵分三路乘晦夜啣枚並進直擣象湖山破巢四十餘所諸寇悉平五月立兵符奏設平和縣移枋頭巡檢司

撝謙曰晉文伐原以示之信葢王者之令本信如四時示之信則非誠信矣故曰假之也後世聲東擊西為兵家之常但非王道子曰幾事不密則害成用兵之事固不必期約而往然王道必不示以

不信所謂大人言不必信者。出言之時。本無所僞。事至不得巳。不能復。則有之矣。儒者明其道不計其功。所以立天地之心也。

六月䟽請通鹽法。以助軍餉。從之。九月。改授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給旗牌。得便宜行事。先是先生䟽請。以爲我國家有罰典。有賞格。然罰典止行於參提之後。而不行於臨陣對敵之時。賞格止行於大軍征勦之日。而不行於尋常用兵之際。故無成功。今後凡遇討賊。許領兵官總統官俱於軍前。以軍法從事。有

功從實奏聞陞賞擒賊問明即斬以狥如此則盜起
即滅糧餉可省事功可建又曰古者賞不踰時罰不
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况過
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其何以齊一人心作興士氣
雖使韓白爲將亦不能有所成誠得以大軍誅賞之
法責而行之於平時假臣等令旗令牌便宜行事如
是而兵有不精賊有不滅臣等亦無以逃其死事下
兵部尚書王瓊覆奏遂從所請是時漳寇雖平而樂
昌龍川諸巢尚多嘯聚將用兵勦之先犒以牛酒銀

布復諭之曰人之所共恥者莫過於身被爲盜賊之名人心之所共憤者莫過於身遭刦掠之苦今使有人罵爾等爲盜爾必憤然而怒又使人焚爾室廬刦爾財貨掠爾妻女爾必懷恨切骨寧死必報爾等以是加人人其有不怨者乎人同此心爾寧獨不知乃必欲爲此其閒想亦不得已者或是爲官府所廹或是爲大戸所侵一時錯起念頭誤入其中後遂不敢出此等苦情亦甚可憫然亦皆出爾等悔悟不切耳爾[illegible]時去做賊時是生人尋死路倘且要去便去

今欲改行從善。是死人求生路。乃反不敢耶。若爾等肯如當初去做賊時。揀死出來。要求改行從善。我官府豈有必要殺汝之理。爾等久習惡毒。忍於殺人。心多猜疑。豈知我上人之心。無故殺一雞犬。尚且不忍。况於人命關天。若輕易殺之。冥冥之中。斷有還報。殃禍及於子孫。何苦而必欲爲此。我每爲爾等思念及此。輙至於終夜不能安寢。亦無非欲爲爾等尋一生路。惟是爾等冥頑不化。然後不得已而興兵。此則非我殺之。乃天殺之也。今謂我全無殺人之心。亦是誑

爾若謂必欲殺爾又非吾之本心爾等今雖從惡其始同是朝廷赤子譬如一父母同生十子八人爲善二人背逆要害八人父母之心須去二人然後八人得以安生均之爲子父母之心何故必欲偏殺二子不得已也吾於爾等亦正如此若此二子者一旦悔惡遷善號泣投誠爲父母者亦必哀憫而赦之何者不忍殺其子者乃父母之本心也今得遂其本心何喜何幸如之吾於爾等亦正如此聞爾等爲賊所得苦亦不多其間尚有衣食不充者何不以爾爲賊之

遂大敗破巢三十餘藍天鳳等伏誅兩城之賊盤據千里荼毒數郡積數十年不軌之圖流害之慘已經數載而先生驅卒不滿萬餘用費不過三萬兩月之間俘斬六千有奇破巢八十有四渠魁授首噍類無遺誠所謂殺以止殺而合圍掩羣郴下之鼎不無鈇焉十二月班師奏設崇義縣治及三巡檢司戊寅正月征三浰二月奏移小溪驛三月䟽乞致仕不允初先生之征橫水也恐浰頭乘之乃爲告諭頗多感動各寨酋長黃金巢等俱出投降唯池仲容不可

攜謙曰前告諭一紙藹然天地父母之心讀年譜有恐洞頭乘之乃爲告諭一語不覺陽和之氣變爲陰殺矣初疑門人不知德美或出臆度及讀奏疏謂臣等議將進兵橫水恐洞賊乘虛出擾思有以沮離其黨臣乃自爲告諭具述禍福利害乃知先生此諭又出兵機蓋先生自幼習兵此根種心未之或拔入告君父但見敘功之僃未聞哀怛之仁故聖人云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先生以末世見聞認爲良知作事但喜直捷不喜迂緩獲禽雖多

不知兵事。當爲後法。弭盜之方。必先內治。後發文告。加以威懷。不得已而用兵。仍開一面。令相捕斬。待其腹心。曉夜不安。內潰相置。徹極而後取之。猶或反側。則爲徙置。如此則殺人不多。而王師亦無害。然此爲道甚緩。似不若先生之捷而急功利。必喜夸詐。君子寧爲魯。不爲齊也。後世趙充國之坐解羌寇。眞神武不殺之道。

金巢等。至先生釋而用之。從破橫水。仲容始懼。遣其弟池仲安來附。而內嚴戰備。先生破桶岡。使人賜牛

酒以察其變賊度不可掩詐稱龍川新民盧珂鄭志高等將襲之故豫爲防非虞官兵也先生佯信之因怒珂等擅兵讐殺移檄龍川使廉實將伐木開道討之賊聞且信且懼復使來謝會珂等告變先生陽怒以爲爾等擅讐投招之人罪已當死今又造此不根之言乘機誣陷且池仲容等方遣其弟領兵報効誠心向化安得有此遂收縛珂等將斬之時池仲安方在營見珂等入首大驚懼至是皆喜羅拜懽呼競訴珂等罪惡先生陽令具狀謂將并拘其黨屬盡斬之

於是杖珂三十械繫之而使人密喻以陽怒之意令先遣弟歸勒兵候珂還乃發又使生員黄表聽選官雷濟往諭仲容勿以此自疑密購其所親信陰說之使自來投訴自南康還贛乃張樂大享將士下令城中令南安賊巢皆已掃蕩而浰頭新民又皆誠心歸化地方自此可以無虞民久勞苦亦皆暫休爲樂遂散兵使各歸農示不復用而使池仲安亦領衆歸助其兄防守且云盧珂等雖已繫於此恐其黨致怨或掩爾不虞仲安歸具言其故賊衆皆喜遂弛備先生

又使指揮余恩齎曆往賜仲容等令毋撤備以防盧珂諸黨表濟因說仲容來謝仲容遂率其麾下四十人自詣贛先生探知仲容已就道乃密使人先行屬縣勒兵分哨道候報而發又使千戸孟俊先至龍川督集盧珂等兵道經浰巢恐擬諸賊則别賞一牌以拘捕盧珂等黨屬爲名賊遮迎問故導送出境不復爲意仲容至贛時已歲盡見各營兵皆已散歸而街市多張燈設戲爲樂信以爲不復用兵密賂獄卒私覘盧珂等又果械繫深固仲容大喜遣人歸報先生

乃夜釋盧珂等。使馳歸發兵。

撝謙曰前督集盧兵者。必道經浰巢。則盧珂之歸又將焉往。

令所屬官僚。設羊酒。日犒仲容。製青衣油靴。教之習禮。以緩其歸。正月三日。度盧珂已至家。設犒於庭。伏甲士。引仲容入。并其黨悉擒之。出盧珂等狀訊鞫皆伏。遂寘於獄。而夜使人趨發屬縣兵。期以初七日各從所分地入。先生自率帳下兵。從龍南縣冷水直擣下浰大巢。至十六日。諸巢盡破。而各巢奔散之賊。尚

有八百餘人聚九連大山扼險自固先生度此山橫亘數百里東接龍門諸山賊若奔往勢益難制欲斷其後道遠難達唯有賊屯崖壁之下一道可通而賊已據險發石滚木百無一全乃選精銳七百餘人皆衣所得賊衣佯若奔潰者乘暮直衝賊所據崖下澗道而過賊以為各巢敗散之黨皆從崖上招呼我兵亦佯與呼應賊疑不敢擊已度險遂扼斷其後次日賊始知為我兵并勢衝敵力不能支遂潰各哨追討殆盡惟張仲全等老弱二百餘人聚於九連谷口痛

罗投招先生遣知府邢珣往撫籍其名數安插於白沙視地里險易立縣置監留官防守而歸

撝謙曰先生設畧布卅是役也不遺餘力亦大傷元氣矣然非先生親自奏陳亦不能如是之刻畫眞所謂報國之功紀而講學之罪狀也按春秋傳雖五伯未有誘擒之舉唯昭十一年經書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於申十六年楚子誘戎蠻子殺之夫蔡般弑父之賊誘而殺之疑若正人倫行天討而書名書誘惡始詐也胡文定以爲貪得一時流

葬於後棄疾以是殺戎蠻商鞅以是紿魏將秦人以是刦懷王傾危成俗天下大亂聖人深惡楚虔而名之也其慮遠矣嗚呼楚虔利其國與先生勦寇安民之心何啻天壤然春秋滅國者不名唯衞燬名亦以其行詐而滅同姓與楚虔同罪故知爲人臣者不可不知春秋之義

四月班師

初朝議三省夾攻先生疏論夾攻以快一朝之忿則計賊二萬須兵十萬積粟料財數月而事始集

兵未出境賊已深逃鋒刄所加不過老弱脅從之輩耳兇狠兵所過不減於盜近年江西有姚源之役福建有汀漳之寇府江之師方集於兩廣偏橋之討未息於湖湘若復加以大兵民何以堪命疏方上而夾攻成命已下先生又以爲名雖三省大舉其實舉動次第自有先後必待三省兵齊然後進勦老師費財爲害匪細及桶岡既滅湖廣兵始至計破浰頭廣東尚不及聞皆與前議合

立社學諭父老延師教子歌詩習禮五月奏設和平

縣六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廕子錦衣衛世襲百戶疏辭歸功本兵不允七月刻古本大學先生在龍場時卽疑朱子大學章句以爲古本本簡易明白其書止于一篇原無經傳之分原無缺傳可補至是與門人講習錄刻成書傍爲之釋

撝謙曰先生所刻古本卽鄭本也先生以爲書止一篇無經傳之分無缺傳可補信然然瞻彼淇澳六節在誠意章下實有難通者移置物有本末之上則爲完文矣蓋大學自明道伊川皆有改本非

始自朱子也。朱子章句。雖不可謂盡合原文。而理則已質諸先聖而不易矣。

刻朱子晚年定論。自洪武永樂間。專崇朱學。海內學術齊同。無有異說。自先生始爲異論。學士大夫。囂然攻爲禪學。先生乃取朱子之說而檢求之。以爲晚年定論。謂世之所傳集註或問之類。乃其中年未定之說。其諸語類之屬。又其門人挾勝心以附已見。而世之學者。不求其晚歲既悟之論。競相呶呶。以亂正學。輒採錄而裒集之。私以示夫同志。是年八月門人薛侃刻。徐愛傳習錄。

撝謙曰。聖人之學。自志學以至從心。無有止息。何況朱子晩年。豈不更進。但博學審問愼思明辨。則入門之際。千聖定本。朱子臨終三日前。改大學誠意章。若格物之解果誤。豈有入門便誤後學。而反不改之理。整菴羅氏與先生書。以爲與某人書。乃其中年之作。而集註或問之類。反在其後。整菴羅氏與先生書曰。不知所謂晩年者。斷以何年爲定。羸軀病暑。未暇詳考。偶考得何叔京氏卒於淳熙乙未。將朱子年方四十有六爾。後二年丁酉。而論孟集註或問始成。今有取於答何書者四通。以爲晩年定論。至於集註或問。則以爲中年未定之說。竊恐考之欠詳。而立論之太果也。

先生答書

謂其中年數誠有所未考然則先生但取其近巳者集爲定論耳夫以其此端掩其彼端雖孔子之說亦自足以攻孔子矣嘗見朱子與諸葛誠之書論子靜競辨之事曰向來講論之際見諸賢往往皆有立我自是之意厲色忿辭如對仇敵無復長少之節禮遜之容蓋嘗竊笑以爲正使直是仇敵亦何至此但觀諸賢之氣方盛未可遽以片辭取信因默不言至今常不滿也其與趙然道書曰荆門之訃聞之慘怛故舊彫落自爲可傷不計平日

議論之同異也來喻又謂不及見其與熹論辨有所底止此尤可笑葢老拙之學雖極淺近然其求之甚艱而察之甚審視世之道聽塗說於佛老之餘而遽自謂有得者葢嘗笑其陋而譏其僭豈今垂老而肯以其千金易人之敝帚者哉又況賢者之燭理似未甚精其立心似未甚定竊意且當虛心擇善求至當之歸以自善其身自此之外葢不唯有所不暇而亦非所當預也觀此數書皆朱子親筆登門人挾勝心附已見者所爲況朱門黃蔡

陳李等皆大賢豈可以末世門戶等事誣之至於人之一生早年自當力學晚年自當安靜豈可以孔子之耳順爲晚年旣悟而志學之初爲未悟而不可從也朱子答江德功書謂程子格物之說意句俱到不可移易熹之謬說實本其意然非苟同之也蓋自十五六時知讀是書而不曉格物之義往來於心餘三十年近歲就實用功處求之而參以他經傳義內外本末反復證驗乃知此說之的當恐未易以一朝卒然立說破也今與先生平心

論之先生竟以己之說異於朱子可矣若以爲朱子晚年始悟則先生果信格物之解爲朱子中年未定之論欲改而未及者乎先生之良知必有可以自問者矣

九月脩濂溪書院十月舉鄉約十一月再請疏通鹽法始行鹽稅例止三年以供兵餉令請開廣鹽著爲定例朝廷從之廕子錦衣衛世襲副千戶疏辭不允疏乞致仕不允己卯六月奉勅勘處福建叛軍十五日丙子至豐城聞宸濠反遂返吉安時南風甚急舟

不能前。先生焚香泣禱。風止。北帆盡起。濠遣內官喻才領兵追急。是夜與幕士潛入漁舟得脫。念南京倉卒無備。欲沮撓之。爲兩廣機密大牌備兵部咨及都御史顏咨。云率領狼達官兵四十八萬江西公幹令雷濟等飛報搖之。濠見檄。果疑懼遲延未發。先生四晝夜至吉安。明日庚辰。上疏告變。乃與知府伍文定等。計傳檄四方。暴逆濠罪狀。檄列郡起兵勤王。疏留復命巡按御史謝源伍希儒紀功。張疑兵於豐城。又詐爲接濟官軍公移。又爲李士實劉養正內應僞書。

賊將投降密狀。令人入於濠。濠乃留兵會城以觀變。至七月三日。諜知非實。乃屬宗支。留兵萬餘守南昌。而自率軍東下。衆六萬人。號十萬。至安慶。留攻不克。先生恐中途有阻。再告變。以起兵未奉成命。疏乞俟命帥之至。便道省葬。

撝謙按。孟子欲去齊。謂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先生當此時。乃請便道省葬。何也。

奉旨着督兵討賊。先生固封僞檄以進。疏畧曰。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屢經變難。民心騷動。尚爾巡遊不已。

致使宗室謀動干戈覬竊大寶且天下之覬覦豈特一寧王天下之奸雄豈特在宗室言念及此懔骨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天下向治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伏望皇上痛自克責易轍改絃罷出奸諛以回天下豪傑之心絕迹巡遊以杜天下奸雄之望則太平尚有可圖羣臣不勝幸甚以十三日甲辰督知府伍文定等發吉安列郡各以兵來赴又明日大會於樟樹遣奉新知縣劉守緒夜襲賊伏於新舊厰破之辛亥日拔南昌濠解安慶圍還救先

生部分諸將與戰於黃家渡。濠大潰。又戰於八字腦。賊併力致死。我兵少却。伍文定立銳砲間。火燎其鬚。殊死戰。濠又敗。明日濠方晨朝羣臣。我兵掩至。獲之。分兵追勦。江西平。捷音奏。而上議親征不發。先生具疏諫止。且曰。發謀之始。逆料大駕必將親征。先於沿途伏有姦黨。期為博浪荊軻之謀。今逆不旋踵。遂已成擒。法宜解赴闕門。式昭天討。然欲付之部下各官。誠恐潛布之徒。乘隙竊發。或虞意外。臣死有餘憾。是月。疏免江西稅各務。疏凡九上。再乞省葬。不允。九月。

獻俘錢塘。時上以威武大將軍牌。遣錦衣千戶取濠。內臣張忠。安邊伯許泰。議將縱之鄱湖。俟上親與遇戰。而後奏凱論功。先生不聽。以濠付張永。勞錦衣止五金。

時錦衣怒不納。次日來辭。先生執其手曰。我在正德間。下錦衣獄甚久。未見輕財重義有如公者。昨薄物出區區意。只求備禮。聞公不納。令我惶愧。我無他長。止善作文字。他日當爲表章。令錦衣知有公也。復再拜。其人竟不能出他語而別。

稱病西湖淨慈寺聞南巡已至淮揚從京口將趨行在大學士楊一清固止之會奉旨兼巡撫江西遂還南昌忠等方挾宸濠捜求百出肆爲飛語北軍或肆坐慢罵或故衝導起衅先生一不爲動務待以禮豫令市民移家於鄉而以老羸應門始欲犒賞北軍泰等預禁之令勿受乃傳示內外諭北軍離家苦楚居民當敦主客禮每出遇北軍喪必停車問故厚與之櫬嗟嘆乃去久之北軍咸服會冬至節近預令城市舉奠時新經濠亂哭亡酹酒者聲聞不絕北軍無不

思家泣下先生與忠等語不稍狥已漸知畏嘗與先生較射教場先生勉應之三發三中北軍舉手嘖嘖忠等懼乃班師還南都讒先生必反曰召必不至庚辰正月有詔召見先生至蕪湖忠泰拒之半月不得入乃入九華山草菴宴坐時武宗遣人覘之曰王守仁學道人也召之即至安得反乎乃命返江西

先生赴召至上新河爲諸幸讒阻不得見中夜默坐見水波拍岸汩汩有聲思曰以一身蒙謗死即死耳如老親何謂門人曰此時若有一孔可以竊

父而逃。吾亦終身長往不返矣。

撝謙曰。先生一生唯此時與初至龍場攖逆瑾之

害。實履危機。

二月。觀兵九江。還南昌。三月。請寬租。三疏省葬不允。

五月。江西大水。疏自劾。

錢德洪曰。是時武宗猶羈南畿。進諫無由。姑敘地

方災異以自劾。冀君心開悟而加意黎元。

至贛閱兵。七月。上令重上捷音。始議北旋。閏八月。四

疏省葬不允。九月。還南昌。十六年。先生年五十。始揭

致良知之教。一日先生喟然發嘆。陳九川問曰先生何嘆也。曰此理簡易明白若此。乃一經沉埋數百年。九川曰。亦爲宋儒從知解上入。認識神爲性體。故聞見日益。障道日深耳。先生曰。然。譬之人有冒別姓墳墓爲祖墓者。無以爲辨。只得開壙。將子孫滴血。眞僞無可逃矣。我此良知二字。實聖聖相傳一點滴骨血也。

撝謙曰。良知字本不誤。先生誤解致字耳。若作推致之致。則不誤矣。吾今與先生開壙辨之。孔子曰

神以知來知以藏往識神者知來之神也陽也性體者藏往之智也陰也佛氏唯重空滅故惡識神吾儒陰陽合德故神知兼用安得憎知解而斥聞見也吾未見大乘上根之語爲吾儒血裔也

錄陸象山子孫五月集門人於白鹿洞六月赴世宗內名尋止陞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遂疏乞便道省葬

撝謙曰是時輔臣雖與先生學術不合然爲先生計功大震主亦不宜在輔弼之地此正所以安先

生也。

八月至越。十有二月。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南京兵部尚書。照舊參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嘉靖元年正月。疏辭封爵。時紀功冊。諸人多不錄。先生上疏乞辭封爵。謂殃莫大於叨天之功。罪莫大於掩人之善。惡莫深於襲下之能。辱莫重於忘己之耻。四者備而禍全。臣之不敢受爵者。非以辭榮也。避禍焉耳。疏上不報。二月。龍

山公卒是日部咨適至公促先生及諸弟出迎問已成禮然後瞑目而逝先生戒家人勿哭加新冕服拖紳餙內外含襚諸具始舉哀一哭頓絕病不能勝門人弟子紀喪

撝謙曰禮既絕乃哭蓋爲生者哀不能自止亦以死者䰟升於上聞哭來反故始卒卽升屋而復以衣招䰟懼其升散也戒勿哭亦釋氏之教不可從

七月奉旨所辭不允再上疏乞推賞辭封爵不報時御史程啓充給事中毛玉劾先生亂正學九月葬龍

山公二年癸未以公合葬將有水患改葬龍山公於
天柱峯鄭太夫人於徐山甲申大禮議起霍渭崖等
先後以大禮問皆不答嘗有詩曰無端禮樂紛紛議
誰與青天掃宿塵
擕謙曰不答可也以爲不當議則非矣
乙酉正月夫人諸氏卒祔葬徐山
十月門人立陽明書院於越城丙戌十一月子正億
生丁亥五月命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征思田六月疏
辭不允將適廣爲私囑於客坐曰但願溫恭直諒之

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無陷於非僻不願狂悍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貨財貪黷之謀冥頑無恥扇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繇前之說是謂良士繇後之說是謂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九月發越中先一日晚客散門人錢德洪王畿候立庭下先生將入內聞之復出移席天泉橋上德洪舉舟中與畿論爲學宗旨畿言先生所說知善知

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恐未是究竟話頭德洪
問。故幾謂心既是無善無惡意亦是無善無惡知亦
是無善無惡物亦是無善無惡若說意有善有惡畢
竟心亦未是無善無惡洪以爲心體原來無善無惡
今習染既久覺心體上見有善惡在爲善去惡正是
復那本體功夫若見得本體如此只說無功夫可用
恐只是見耳敢問孰是先生曰正要二君有此一
問今我將行朋友中更無有論證及此者二君之見
正可相取不可相病幾須用德洪功夫德洪須透幾

本體二君相取為益吾學更無遺念矣

禑謙曰使先生當日立教之說若曰至善者心之體感物而動出於善或出於惡者意也知善知惡是良知存善去惡者復吾心體也則為善去惡便是究竟也今乃以無善為心體則固不必為善矣而又曰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則為善尚未是心體王畿之說有自來矣然則先生宗旨在無善無惡心之體一句已自不是何也朱子曰所謂性善者無惡之名又曰人纔見說仁義禮

智四者爲性之體。便疑實有此四塊之物磊塊其間。皆是錯看了也。然則無惡即是善況性中旣具仁義禮智。不可謂無善矣。性中具有仁義禮智。只是未發。故不見其迹。夫未發宜皆無善惡之可名。然聖人不說性無善者蓋有故。如桃仁杏仁梅仁李仁。穀種稗子。莫非未發之性。而聖人專重穀種。謂其有中氣也。雖未發。而其所具之氣已自不同於物矣。儒釋之分。正在於此。人性物性之分。亦在於此。蓋成性者止如草木之成核。善者核中之生

氣有心體而無善是空殼也所謂荑稗之種也及其發也必無繼之之善矣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此二句說得然有善有惡已不是人性之發人性之發只是善也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發而過方爲惡又良知雖能知善知惡使生來自能明善惡以至於盡則聖人亦不教人以學問矣孔子尚不敢以爲生而知之者可廢推致乎至爲善去惡是格物此一句竟不是蓋爲善去惡而在內則誠意之功也爲善

去惡而在外。則脩身之功也。祗爲人不知孰爲善惡。故教之以格物。而仍教之以致知。在爲善去惡。何異說夢。况脩身在外。可以言爲善去惡。誠意在內。但可謂之閑邪存其誠。幷不可言爲也。此先生立教之訣。至王畿言意亦是無善無惡。不知其動者何念。乃不可謂善。又不可謂惡也。知亦是無善無惡。只是懵懂不識是非。物亦是無善無惡。則善惡在物。吾安得以爲有。以爲無。更可啞也。反不如道一句心意知物皆歸無有。爲禪家本色也。○謂

之良者自然之善無善何良之有

德洪請問先生曰太虛之中日月星辰風雨露雷陰霾曀氣何物不有又何一物得爲太虛之障人心本體亦復如是太虛無形一過而化亦何費纖毫氣力德洪功夫須要如此

嫣謙曰看先生之意只以不障太虛爲妙不知太虛之中去了日月星辰便是鬼魅世界也然則太虛之中賴有日月人心之中貴有至善善亦何惡於人哉必若書曰有其善喪厥善此非所謂善也

畿請問先生曰畿見得此意只好默默自脩不可執以接人上根之人世亦難遇一悟本體卽見功夫物我內外一齊盡透此顏子明道不敢承當豈可輕易望人

撝謙曰一悟本體四語孔子亦不敢承當不知當此者何人也或曰何謂孔子不敢承當曰觀孔子自敘可見

二君已後與學者言務要依我四句宗旨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

善去惡是格物以是自脩直躋聖位以此接人更無差失畿曰本體透後於此四句宗旨何如先生曰此徹上徹下語自初學以至聖人只此功夫初學用此循循有入雖至聖人窮究無盡堯舜精一功夫亦只如此先生又重囑曰二君以後再不可更此四句宗旨此四句中人上下無不接着我年來立教亦更幾番今始立此四句人心自有知識以來已爲習俗所染今不教他在良知上實用爲善去惡功夫只去懸空想个本體一切事爲俱不着實此病痛不是小小

不可不早說破。

撝謙曰。恐說破亦無益。蟻漏一決。大河奔放。不復可廻。○吾儒少之時。性發爲情。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老之時。情斂於性。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無論中材上聖。共當如是。但知成性。而不知繼善。便入於禪。蓋易與不易之分也。先生不知此理。乃分上根下根之說。則世之學者。既知志道。孰肯自謂下根。走於拙路。○日月未嘗障太虛。則仁義未嘗礙心體。必使心體中容不得善。則是太虛中容不得日

月也而可乎。○上根接引。都屬禪語。
先生答顧東橋書有曰。朱子所謂格物云者。是以
吾心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如求孝之理於其
親之謂也。求孝之理。果在於吾之心耶。抑果在於
親之身耶。假而果在於親之身。而親歿之後。吾心
遂無孝之理歟。見孺子之入井。必有惻隱之理。是
惻隱之理。果在孺子之身歟。抑在於吾心之良知
歟。以是例之。萬事萬物之理。莫不皆然。是可以見
析心與理爲二之非矣。若鄙人所謂致良知者。致

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天理也致吾心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故曰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爲一者也

竊謙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先生於先儒之說有未逼則以己意從而棄之夫朱子所謂求理於事物者豈求孝理於親身之謂乎此則後世閭巷之鄙夫曾不肯爲此說而況朱子敎及後世者乎夫朱子之格物正謂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

物物也。但朱子之所謂致。乃推極其至之致。如孟子所謂擴充是非之心者。而非如先生但欲力行其良知也。夫良知本出於不學。而不學遽出之力行。則自誤誤人。不可勝言。乃又曰。事事物物。皆得其理。格物也。夫格物之後。則事事物物皆明其理。然意誠心正身脩家齊。尚有次第。何得以皆得其理爲格物乎。

先生又曰。格以至字爲義者。必曰窮至事物之理。而後其說始通。是其用功之要全在一窮字用力

之地。全在一理字也。若上去一窮字。下去一理字。而直曰致知在至物。其可通乎。

撝謙曰。致知在格物者。致吾心之知。以至於物也。原不必上加窮字。下加理字。蓋吾心雖有良知。若自幼而閑之一室。則未嘗無虛靈知覺。長而不通一物。不可謂知。推其所知。以至於馬。然後謂之知馬。推其所知。以至於牛。然後謂之知牛。若但守其虛靈知覺。而不知牛馬。及以馭牛之法馭馬。鮮不敗矣。故必物理盡而知始至也。

先生又曰。聖人之成訓。窮理盡性。見於繫辭者也。苟格物之說而果即窮理之義。則聖人何不直曰致知在窮理。而必爲此轉折不完之語。以啓後世之弊耶。

撝謙曰。此在大全。朱子已有成說。先生不之察耳。朱子曰。大學不說窮理。只說格物。便是要人在事物上理會。如此方見實體。如作舟行水。作車行陸。今試以衆力共推一舟於陸。必不能行。方見得舟不可以行陸也。此之謂實體。蓋治人而不知人之

性。理物而不知物之性。雖家人父子。不能相通。桑麻蠶織。皆盡其務。而況其他乎。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正謂此也。

先生又曰。聖人之心。視天下之人。無內外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安全而敎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甚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讐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

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唯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爲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

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爲事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唯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爲輕重效用者亦唯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安於卑瑣而不以爲賤當是時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

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才能之異若臯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或營衣食或通有無或備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譬之一身目不恥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恥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脉條暢是以痒痾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惟在復心體之同然也而知識技能非所以與論也三代以降教者不復以此爲教學者不復以此爲學覇者之徒竊取先王

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天下靡然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世之儒者慨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脩補於煨燼之餘聖學之門墻遂不可復觀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爲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爲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爲麗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

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傲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辨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僞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爲贅疣枘鑿矣。非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者。吾誰與望乎。

撝謙曰。以先生之理學。折於禪宗。功業流於權詐。而猶得爲儒之正統者。其立心之本。見於是篇。然

先生固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夫唐虞之世所以治者豈無聞見記誦之故哉有堯舜以明德執中於上而野無遺賢也後世之所以亂者豈訓詁記誦辭章之爲害哉堯舜不作於上而賢否善惡不分也盍亦反其本矣先生處正嘉之時見當世之弊以爲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故記誦適以長傲聞見適以肆辨辭章適以飾僞而力變其習以無學不過數十年而不能其事者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者得以要

其譽記誦全忘而長傲如故也聞見無有而肆辨如故也辭章腐爛而飾僞如故也賢者無以見[illegible]賢不肖者有以容其不肖天下大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夫古今之治亂蓋有由矣自秦滅學而劉項之與皆不識字惠帝始除挾書之律武帝始重文學然當時爲吏者多不知書以殘酷爲治多至流血數百里後有一二始知教化則莫不以詩書得之迨其後學祿既重趨利者多而質厚之意始衰東漢之詁訓雖繁然聖學賴以傳至西晉談玄

而神州陸沉變亂至唐而始定唐以詩賦取士學
士習於淫放三百年間殺戮殆無寧日至五代之
季而禍亂極矣天下無復訓詁記誦之學而五倫
又何有哉宋之盛也理學日興士習稍醇而朝廷
之上大姦用事卒以覆國於時非無賢也上之人
不分善惡也有明之初殺運至永樂而猶未已在
朝諸臣盡一學術九州齊同當是之時人崇孔孟
家無異說積數百年豈易致哉繇此言之無訓詁
則幼學何以明無記誦則經史何以識無辭章何

以辨其心之明與不明。天下之士心不習之於訓詁記誦辭章。則用之於詩曲逸遊賭博。其弊至今日而恥然矣。然則上之人重廉恥。敦倫行。正心術。則訓詁記誦辭章。非所以長傲肆辯而滋僞也。上之人不重廉恥。敦倫行。正心術。則所以長傲肆辯而飾僞者。誠不籍乎訓詁記誦辭章也。今不卽其辭以稽其行。而第欲其無學無知。無善無惡。又焉可哉。

至吉安。大會士友於螺川。諸生偕舊遊三百餘人。迎

入驛中先生立談不倦曰堯舜生知安行的聖人猶兢兢業業用困勉功夫吾儕以困勉資質而悠悠蕩蕩坐享生知安行的成功豈不誤已哉又曰良知之妙眞是周流六虛變動不居若假以文過飾非爲害大矣

撝謙曰先生此時似已知流弊

臨別囑曰工夫只是簡易眞切愈眞切愈簡易愈簡易愈眞切十一月二十日至梧州開府先是廣西田州岑猛爲亂提督都御史姚鏌征之奏稱猛父子悉

擒。已降勅論功行賞訖。遺目盧蘇王受。搆衆煽亂攻

陷思恩。鎮復合四省兵征之。久弗克。朝議用侍郎張

璁桂萼薦。特起先生總督兩廣及江西湖廣軍務。度

量事勢。隨宜撫勦。設土官流官孰便。并覈當事諸臣

功過以聞。先生至任。卽疏論亂源與設流官之害。且

言田州切近交趾。其閒深山絶谷。猺獞盤據。動以千

百。必須存土官。藉其兵力以爲中土屛蔽。若盡殺其

人。改土爲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自撤藩籬。後必

有悔。十二月。命暫兼理巡撫兩廣。疏辭不允。明年二

月思田平先生疏畧曰臣至南寧乃下令盡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之內解散而歸者數萬惟湖兵數千道沮且遠不易卽歸仍使分留賓寧解甲休養待間而發初蘓受等聞臣奉命處勦始知朝廷無必殺之意皆有投生之念日夜懸望唯恐臣至之不速已而聞太監總兵相繼名還至是又見守兵盡撤其投生之念益堅乃遣其頭目黃富等先赴軍門訴告願得掃境投生唯乞宥免一死臣等諭以朝廷之意正恐爾等有所虧枉故特遣大臣處勦開爾等更生之路

爾等果能誠心投順決當貸爾之死因復露布朝廷威德使各持歸省諭剋期聽降蘓受等得牌皆羅拜踴躍歡聲雷動率衆掃境歸命南寧城下分屯四營蘓受等囚首自縛與其頭目數百人赴軍門請命臣等諭以朝廷既赦爾之罪豈復虧失信義但爾等擁衆負固雖由畏死然騷動一方上煩九重之慮下疲三省之民若不示罰何以泄軍民之憤於是下蘓受於軍門各杖之一百乃解其縛諭以今日宥爾一死者朝廷天地好生之仁必杖爾示罰者我等人臣執

法之義於是衆皆叩頭悅服臣亦隨至其營撫定其衆凡一萬七千濺濺道路踴躍歡聞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且乞卽願殺賊立功贖罪臣因諭以朝廷之意惟欲生全爾等今爾等方來投生豈忍又驅之兵刃之下爾等逃竄日久且宜速歸完爾家室脩復生理至於諸盜軍門自有區處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臣於是遂委布政使林富前副總張祐督令復業方將平定是皆皇上神武不殺之威風行於廟堂

之上而草偃於百蠻之表是以班師不待七旬而頑彝即爾來格不折一矢不戮一卒而全活數萬生靈是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也疏入勅遣行人獎賜其餘各給賞有差先生爲文勒石與思田學校時地方官稱古陶白竹等賊近雖誅勦尚有流出府江諸處乞調兵防守諭之曰用兵之法伐謀爲先處彝之道攻心爲上今各猺征勦之後有司即宜誠心撫恤以安其心若不服其心而徒欲久留湖兵多調狼卒憑藉兵威以威劫之謂爲可久之計則亦末矣殊

不知遠來客兵怨懟不肯爲用一也供饋之需稍不滿意求索訾詈豺無抵極二一也就居民閒騷擾濁亂易生釁隙三也圖蠻日久資財耗竭適以自斃四也欲借此以衞民而反爲民增一苦欲借此以防賊而反爲吾招一寇其可行乎合行知府程雲鵬公同指揮周穎宗及各縣知縣等官親至巳破賊巢各鄰近良善村寨以次厚加撫恤給以告示犒以魚鹽待以誠信敷以德恩諭以朝廷所以誅勦各賊者爲其稔惡不悛若爾等良善守分村寨我官府何嘗輕動爾

一草一木。爾等各宜益堅向善之心。毋爲彼所扇惑搖動。從而爲之推選衆所信服。立爲酋長。以連屬之。若各賊果能改惡遷善。實心向化。今日來投。明日即待以良善。決不追既往之惡。爾等即可以此意傳告開諭之。我官府亦就實心撫安招來。量給鹽米。爲之經紀生業。亦就爲之選立酋長。使有統屬。毋令渙散一面清查侵占田土。開立里甲。以息日後之爭。禁約良民。無使乘機報復。以激其變。如農夫之植嘉禾。以去稂莠。深耕易耨。芸苗灌溉。專心一事。勤誠無惰。必

有秋獲夫善者益知所勸則助惡者日衰惡者益知所懲則向善者益衆此撫綏之道而非專有恃於甲兵者也又曰該府議欲散撤額倚機快等項調取武靖州土兵防守區畫頗當然以三千之衆而常在一處屯頓坐食亦未得宜必須分作六班兩月而更一次若有雕勦等項然後通行起調然必須於城市別立營房毋使與民雜處然後可免於騷擾嫌隙蓋以十家牌門之兵而為守土安民之本以武靖起調之兵而備追捕勦截之用此亦經權交濟相須之意也

六月興南寧學校七月以前都御史姚鏌奏調湖廣永保二司土兵尚在南寧地方旣平遣回本省歸途所經與八寨斷藤峽諸賊巢相近而諸蠻有衆數萬負固稔惡流刦出沒延袤二千餘里俱受其害若奏請俟命必難平定乃潛命布政使林富副總兵張祐等名爲湖廣歸師分道襲之一月之內大破其衆斬獲三千有奇班師奏捷疏請經畧移設衛城府治增築守鎭城堡九月行人馮恩賫勅奬賜疏謝

㑳謙曰先生末年經畧兩廣閣臣桂蕚議其恩威

剳置時人以爲忌功以今論之則千載下之論固有不可誣者盧藏王受構衆煽亂攻陷思恩疲三省之師煩九重之慮則宥之以不死八寨諸賊未曾攻下州府上煩廑思也則洙申一告合圍而殲之茹柔吐剛豈得爲宜若論事宜則撫安八寨赦思田之脅從單討二叛法之正也既宥藏受則斷藤八寨自當諭以恩威使之輯服漢孫寶既宥杜穉季之大俠則不敢復問餘惡亦一法也今赦過宥罪謂之辭千可矣掩羣而射宿務獲禽之多乃

爲詩曰纔看干羽格苗夔忽見風雷起戰旗毋乃慙於伯禹乎又先生平八寨詩曰見說韓公破此蠻貔貅十萬騎連山而今止用三千卒遂爾收功旦夕間唯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唯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古人之明德遠矣○或謂陽明破諸蠻救民於水火之中用謀不得不然撝謙曰不然後世漢祖唐宗豈亦非救民於水火之中但其作畧與三代直是徑庭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蓋謂文

王不大用嚴聲厲色不長用鞭朴之刑而不識不知之愚民皆順帝之則孔子以爲猶有聲色則是末也中庸言君子之篤恭而天下平直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所以爲德之至伯禹征苗三旬不服而班師以後世言之天子命首揆統六師以征小醜而不能下宜若傷威損重而神禹行之豈力不足哉誠不欲傷天地之和也武王伐紂以八百諸侯觀兵而歸以待其改至終不悛而後伐之聖人之光明如此也齊桓伐楚次陘以待其服退師召

陵以爲之禮君子以爲近王事焉朱子帥長沙洞獠擾屬郡遣人說以禍福皆降之昌黎後世儒者之所不屑爲者也一言而解萬衆之圍一言而鬼神爲之涸溪徙鱷而謂陽明之伐蠻無懿德吾不信也

先生自在南贛已患咳痢其後退休終不能止至是更冒炎毒力疾從事疾遂劇十月疏請告移卧舟次將自梧道廣待命於韶雄之間途次謁伏波廟先生十五歲時夢謁伏波廟作詩至是宛然如夢復識二

詩於壁祀增城先廟十一月丁卯卒於南安時推官周積候疾問遺言先生微哂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家童問何所囑先生曰他無所念平生學問方纔見得數分未能與吾黨共成之爲可恨耳遂逝就南埜驛沐浴衾斂如禮十二月三日登舟士民遠近遮道哭聲振地八年二月喪至越是時朝中議先生學術有旨邇來士子邪說皆其倡導爵蔭贈謚諸典不行且下詔禁先生學術隆慶元年贈新建侯謚文成照舊世襲先生卒時年五十七

按是時大學士桂萼言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爲名則非朱熹格致之論知衆論之不與則著晚年論定之書號召生徒互相倡和其門人爲之辨謗至謂杖之不死投之江不死以賣天聽幾於無忌憚矣若擒捕逆濠論功足錄宜免奪爵以彰大信申禁邪說以正人心上曰守仁放言自肆詆毀先儒用詐任情壞人心術邇來士子邪說皆其倡導至使義討賊功固可錄所封伯爵僅令終身後有蹤襲邪說果於非聖者罪之

撝謙曰先生之學誠能救時然先生可謂能止而未知止於至善也先生之美稱之者繁矣先生之失辨之者衆矣然稱先生之美者出於人之所同而稱之豈有所阿辨先生之失者亦出於人心

之所同。而辨之，豈有所慾。今言先生之美，夫先儒之著述。豈以爲名哉。其始也窮，思劄記以無忘所知。其既也。憫世之昧。出其言以覺之。至誠之心。貫乎金石。故愚者讀之而明，柔者讀之而强矣。其季也。以此爲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無用之贅言。頗人耳目。本明之四書。讀解說而反障。至於文集詩賦稗史。積案堆几。已可厭矣。又其愚者日讀爛惡之時文而不衰焉。辭章爲害。先生廓淸之意深矣。

朱子曰。爲學當以存主爲先。而致知力行。亦不可

偏廢。然後之讀書者。遊神身外。不無仰看鳥而錯應人。以其所學。橫據胸中。自焚其心。先生教之虛靜。使之靜時常覺。動時常定。以去其逐物之流。先生可謂立其大矣。自先儒立教。防學者入於虛無。但教之下學。俟其上達。而其後學者。以讀書明倫。人道盡矣。誠爲不誤。至於性命。則多不復詳於身內。而先生本體之說。可使學者密於定性之功。先生之造就多矣。嘗有學者。心本開明。一經讀書反致茫昧。蓋因無明師良友。即鹿無虞。入於荊棘。今

得先生良知之說。使無識之人。得以自定。不致震眩。又有徒事解說。不肯立心。得先生之言。豁然有警。凡此皆先生之美。不可掩者也。至於聖人之學。謂事事物物。皆有定理。故以六十四卦。冒天下之道。五倫百行。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所謂定理也。以其知來之神。識之於外。以其藏往之智。畜之於內。至其遇物斯應。則又以寂然不動之智。發為感而遂通之神。此所以變化無端。而會其有極也。今先生單掃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之說。如是則聖人

所著六經之定理。皆屬無用。而師其不學之心。夫學者之害。莫大於師心自用。且不學之心。何可師也。動無據依。苟且成亂。上無禮。下無學。自此始矣。此先生之一失也。後世不幸去聖久遠。不知聖道爲何物。釋老行而聖學昧。自西晉以來千年之久。賴程朱而天下之人。不敢加釋老於孔孟朱子之書。童而習之。凡一字一句之明。皆食其利。使聖學無朱子。則六經晦蝕。不啻洪荒。其廓清之功。眞並神禹。而先生竟欲掃去之。謂道自茂叔明道而後。

言愈詳。道愈晦。此與斥吾之父母祖先何異。吾不忍聽也。先生宴門人百餘於碧霞池。酬歌擊鼓投壺泛舟爲樂。作詩曰。影響尚疑朱仲晦。支離羞作鄭康成。意欲痛掃先儒之傳註經書。彰明理學。卓吾之弊。有自來矣。夫考亭既不可謂之影響。而三代以下。唯漢俗爲淳龎。亦諸儒謹禮之效。漢史稱先儒談經。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至百餘萬言。後生疑而莫正。鄭玄刪裁繁蕪。刊改漏失。然後學者畧知所歸。至今讀其儀禮註。至精約而不

儀不可謂支離古人於先農先炊毎食必祭康成獨不比於先炊乎何羞之有譬之晦菴方聚一堂學者使之誦讀不休或亦稍苦先生畧爲寬假使之優游可也乃遽爲之叱罵師長放遣生徒縱令自便後之學者遂敢悍然操戈於考亭而以宴樂佚遊驕樂爲三樂子瞻有云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先生得無微有近乎緒山錢子曰師既沒學者稍見本體即好爲徑超頓悟之說無復省身克己之

功。謂一見本體。超聖可以跂足。覗聖門誠意格物爲善去惡之旨。皆相鄙以爲第二義。簡畧事爲。言行無顧。甚者蕩滅禮敎。猶自以爲得聖門之最上乘。嗚呼。此固非先生之慮所及也。然成弘之時。曽有此習乎。則綸音所謂邇來士子邪說。皆其倡導。亦有其因。而楊一清張孚敬兩公所奏。王守仁喜談新學。不可入閣。止可作兵部尚書。亦未爲忌功也。且文辭以行遠也。聖人之教行千萬里而重譯可通。歷千萬年而謨訓不誤。唯文而已。唯其文之

詖淫邪遁者。然後從而去之。今先生不欲學者學文。凡四書所謂博學於文者。皆不以爲六經載道之文。則庸下之質。不事詩書。唯事嬉戲。高明之質。唯求本體。竟歸禪宗。唯有志利祿者。然後不得已而俯首六經焉。夫舉天下高明之人。可與言道者。先阻絕其讀書之路。而又指利祿之夫以爲讀書之戒。讀書何得不廢。此先生之二失也。又釋氏爲西國之教。本與聖學相去萬里。而先生講學之語。每雜出焉。如大乘上根聖胎聖果不着相之說。疊

聲而見而龍溪則竟以佛與羅漢第一妙覺之說繼之年譜之中開卷僧爽又記異人論最上乘曰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兩个好秀才先生終身似佩此語夫禪之與儒果若是其無別乎此先生之三失也又聖門五尺之童羞稱五覇只是不肯行詐天下之人望以爲北辰之居所而先生以講學之儒不憚爲反覆之言於咨陽之位後學乃薄宋儒之無事功而謂先生爲有用之學功利之說始行夫季路惜其一言以要小邾射先生獨不惜乎

此先生之四失也。又先生之言心。謂其靜也常覺其動也常定。其言本是。而即繼之曰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則謬矣。常覺常定。祇是敬以直內之功。與集義各不相蒙。義雖出於吾性。必施之於物而宜。方可謂之義。故曰義者宜也。義以方外。今如告子之說。則義全在外。如先生之說則義全在內。又與事物無干。皆非也。今行一禮於人。送一幣帛。本微物也。而行之不宜。心中不安。故曰合內外之道也。外邊件件行得安穩。積年積月。曾無錯誤。

胸中自然浩浩落落。此心不動。故曰是集義所生者。集聚數十年所行之義。而生此氣也。今先生不知此義。只要在我常覺常定。便是集義。所以說事物之理。不消講究。從義之謂何。夫告子以義在外物。故不求於心。先生以義不在外物。故外物不知亦不求於心。告子以言在外。故不求於心。先生以文辭爲末。又學不宜在知解用功。故亦不求於心。其去幾何。此先生之五失也。程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

遍天下之故是也。朱子曰。心主乎身。其所以爲體者性也。所以爲用者情也。是以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何嘗以識神爲性體。而先生謂宋儒誤認識神爲性體。吾儒進學。全賴聰明睿知。文理密察。易之爲書。重贊神之爲妙。何嘗惡識神。唯釋氏惡之。欲滅識神。先生乃祖此說。此先生之六失也。朱子曰。讀書當徐觀聖賢立言本意。所向如何。若便以吾先入之見。橫於胸次。而驅率聖賢之言以從已意。設使義理可通。已涉私意穿鑿。況又義理窒礙。

有所不可行者乎。今先生正犯此病。凡涉經書之言。皆以致良知三字驅率之。且儒者之學全重變化。先生欲以一良知貫穿萬物。執一不變。此先生之七失也。儒者之學。少與於壯。壯與於老。故必循序漸進。先生見畧說階級。便謂未瑩。必須直指人心。故年少之人。一講良知。便都無事。此先生之八失也。至於奬王通續經爲良工心苦。象山爲孟子以後一人。孔子九千鎰。堯舜萬鎰等語。則尚論古人。全未分曉。此先生之九失也。心之所向爲志。心

之所得爲德見諸踐履爲行。知先行後。知行並重。五經四子。莫不皆然。而先生必欲以一人盡變前聖之說。以爲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皆是行。殊不知學問思辨之意。專欲致知以免於誤行也。不然。弟子時便有諸事可行。何必以讀書識字爲行。以爲必知此說。方得喫緊。然則前聖分知行之教。皆爲寬解乎。吾聞教人者專主發明前聖之言。未聞專反前聖之言出新奇以爲教也。此先生之十失也。原先生之十失。皆在誤解格物致知一句。其解致

知曰吾心之良知不待學而能於良知所知之善惡無不誠好而誠惡之是謂致知非若後儒所謂充廣其知識之謂也如是則竟以誠意爲致知非所謂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也其解格物曰格者正也去其心之不正以歸於正則是致知在正心即上下文理已自不順至使大學一書不復有頭此則失之尤甚而更偏於象山者有志聖學者固不得不明辨於此而誤從入之途矣

讀朱子及陽明先生兩傳則學術之優劣固有易

辨者。一則自幼言規行矩。親師好學。而日進於高明。一則自少馳馬試劍。獨學無師。而始堅於自用。一則以文德顯而正而不譎。一則以武功見而譎而不正。一則得於乾之易知者多。故其心明白而人易知。一則得於坤之簡能者多。故其事要約而人易從。一則失於剛過剛過則阻。故畧多亢氣。一則失於陰過陰過則險。故屢蹈危機。其心之欲與萬物同體。應時救世則一。而陽明失於學之不講。程子曰。論學先要明理。論治先要識體。陽明於理。

罔已不欲明辨。而信重於兵食。治之體也。聖人於兵食既去之後。猶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陽明之時。兵精餉足。有何不得已而顧先去信哉。

或曰。子疾陽明之反朱子。而悉數其失。抑又甚焉。余曰。不然。湯之伐桀也。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之伐紂也。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葢論上下之分。則君爲重。奉上帝之命。則君爲輕。今之議前輩。苟有一毫私意。則訕傍之罪。不可勝言。若其奉若天一道。明其善。去其非。又何歉焉。龜山上蔡皆朱子之

前輩。朱子盡講去其非而存其美。此固孔氏之家法也。

龍谿氏有言。先師提致良知三字。範圍三教之宗。于聖至此。逞不得一毫精采。活佛活老子至此。弄不得一些伎倆。同此謂之同德。異此謂之異端。據此言。則孔子老子。尙拜下風矣。且謂聖人與佛老同。而異於佛老者。乃是異端。則是先儒之闢佛老者。乃異端矣。顚覆陽明之典刑者。龍谿也。

自龍谿有三教合一之說。而陰詆程朱爲異端。繼

此復有李贄作藏書分德行二儒以荀卿馬融等合之周濂溪程明道陸九淵楊簡謂之德業儒臣以范仲淹司馬光程頤朱熹眞德秀等爲行業儒臣而其言曰言德則聖門之德行是也君子之儒也今無得於心而日以號於人曰我能行道則亦小人之儒而已然則彼以伊川考亭皆無得於心之小人儒矣而馬融之德又安在也夫伊川考亭既不免於小人之詆於是以阮籍之負才放誕擬於泰伯之無得而稱以馮道之長樂癡頑進於孔

子之無所不可此風一變以視正嘉之士習又何如也推原所自則今日後學之好辨又烏能已乎

性理大中卷之七終